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2023年8月23日
星期三
潍坊晚报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编辑：石风华
美编：王蓓
校对：刘小宁

父母安好便是晴天

□肖刚

八十多岁的父亲第一次使用智能手机，高兴的样子像个小孩子。他伸着粗硬的食指，却又紧张得不敢按下去。

其实，父亲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还是挺强的，很快他就学会了基本操作。那天晚上，我正吃着饭，他居然拨了视频电话过来，这个我可没教过他。我接起来，父亲从屏幕上一下子看到了我，好像吓了一跳，慌忙把头别开了。我猜他肯定是误打误撞地拨到了这个界面，所以没有思想准备。顿了几秒，他才又小心翼翼地扭过头来，故作正经地跟我说话，只不过脸上的神情很滑稽，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蒙对题时得意洋洋的样子。

只是父亲一直无法熟练地掌握这项“高科技”，经常摁错图标，有时候电话拨过来，他自己却不知道，任我“喂”上半天。甚至半夜，抑或凌晨，电话铃也常常忽然响起来，接通了，父亲反倒是愣了，尴尬地道：“摁错了，摁错了……”

一次，儿子问我，爷爷经常打“骚扰电话”，你烦不？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，却一下子想起了一桩往事。

那一年，我刚上高一，不幸出了车祸，等消息一层层传到百里之外的老家，已是三天以后了。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，母亲“咣”地推开病房门，猛扑到我跟前，焦急的眼中是满满的泪水。而父亲一声不吭，掀开被子默默地查看我的伤势。第二天，父亲骑着摩托车出去了好长时间，回来时手里高高地擎着一个纸盒，那里面躺着两部半新半旧的手机。父亲憨憨地笑着：“是二手的机子，可人家说了，质量还好，使个三五年没问题！以后，一个放家里，一个娃儿随身捎着，也好有个联系。”我接过手机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问：“爹，你的摩托车呢？”父亲眯着眼睛笑而不答。

我明白了——那个时候，父亲每天都要骑着摩托车去劳务市场给人家做些零活补贴家用，没有了摩托车，父亲将更加艰辛。母亲在旁边说：“有了这东西就好多了，娃呀，以后在学校想着一天打一个电话回来报个平安，省得我们挂念。”父亲却说：“也不用天天打，有个什么事往家打一个

就成。”我知道，父亲是心疼电话费。母亲一直有个老病根，父亲又没有个固定工作，还得供我上学，家里实在是不宽裕。我心里忽然有了一个主意：“娘，以后我每天都摁一次电话，你先别接起来，要是响六声就不响了，就代表我平安着呢。”父亲听了，高兴地说道：“嗯，不错，这个法子好，娃就是聪明，这书没有白念。”

后来，我毕了业，分配了工作，为父母买了一部老年机。我长大了，父母却老了。我像当年父母嘱咐我一样嘱咐着父母：“记得每天给我打个电话，也好让我放心。”我回到上班的城市，有一天傍晚，电话响了，不等我接起来，却又挂了，我打过去，父亲道：“你不用接，每天我摁摁电话，要是响几声就挂了，那就说明我和你妈平安着呢！”我笑道：“我挣钱了，不差那点电话费了。”父亲夸张地笑着：“有钱也不成，你爹的话还金贵呢！”

以往艰难的日子里，父亲学会了用有趣的玩笑化解无奈的尴尬。

那以后，每天傍晚，我的电话都会准时响起，我默默地清点着那一串亲切的数字，仿佛看到父母亲正坐在老家的堂屋里，父亲耳旁的手机在他粗糙的手掌里向我传达着一份至亲的牵挂。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老家渐渐富裕起来，后来，我也调回了家乡的城市。

未成年时，我们在被牵挂的这头，父母在牵挂的那头；长大后，我们成了牵挂的这头，父母到了被牵挂的那头。当熟悉的电话铃声响起时，我仿佛看到电话另一端，年迈的父母在轻轻地触摸着屏幕，屏映亮了他们的脸……此时此刻，既使是一个摁错的电话，也能换来你心中的安稳与踏实，还有什么比这报送平安的铃声更悦耳动听呢？

一塘秋

□路来森

晨起，浏览微信，发现一友人朋友圈上传了一幅水墨画，题曰《凄风苦雨一塘秋》。画面内容是：池塘水面上，浮着两只鸭子，几支荷疏疏落落地挺立着，叶片或舒展或卷曲，萧萧瑟瑟，感觉池塘水生寒。

不过，“凄风苦雨”却未必“一塘秋”。

“一塘秋”，感觉异常饱满。都说“一叶知秋”，其实观秋之景，之渐变，莫过于池塘。

昔年，我住乡下，大门外不远处就是一汪池塘，天然而成，无砖石堆砌的整齐堤岸，池塘周遭是杂乱生长的野草。

秋天池塘，给人的第一感觉并非是一派萧瑟，而是渐侵、渐浸的寒——秋水寒。进入秋天，水中尘滓渐渐沉淀。秋水，不再如夏天那般浑浊，而是一派清澈，甚至能看见水中游动的一尾尾野生鱼儿。色彩，亦变为碧绿色，是一种沁人心脾的碧，给人特别幽深的感觉。水同时收敛了它的热度，开始散发出阵阵寒气，一种微微袭人的清寒。或许，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描述初秋的池水，那就是“寒碧”。

此时，昼夜温差亦变大，一早一晚，池塘水面总会升起淡淡的雾气。雾，不大，不浓，丝丝缕缕，牵牵连连，像少女在抖动一块洁白的纱巾。于是，一种“剪不断理还乱”的缠绵悱恻油然而生。

若是晚上，尤其是月朗星稀的晚上，池塘虽有缭绕的雾气，却也挡不住月光的明亮。一轮明月，静影沉璧；水面，丝丝缕缕的雾气，牛乳一般，浮漾水面。此情此景，让人禁不住想到黄庭坚的《满庭芳》：“风清夜，横塘月满，水净见移星。”“月满”二字，极好，满池塘的月，满池塘的光，清冷冷，寒瑟瑟，那秋意就浓了。

此时，人站立岸边，薄寒侵人，除了享受诗情画意的美好，还难免生出一种淡淡的落寞。

秋渐深，秋色渐浓。池塘秋色，就表现在周遭的杂草上。

水蓼，红了，红的叶，红的梗，连花败之后结下的一串串的种子，都是红的。那份红，让人想到秋日丰收的喜庆。香蒲的叶片，变成了枯白色，原先高高举着的“红蜡烛”，此时，在秋风吹拂下，纷然而散，纷然而飞，飘落一塘水面，倘若让东坡先生看到了，他也许会情不自禁地吟道：“似花还似非花……”尽管，老先生知道这并非是柳絮，只是近似柳絮罢了。若塘中有荷，定然也是荷渐枯，荷渐枯……只待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了。

秋深到一定程度，芦花就白了。芦花的白，是如絮如棉的白，让人想到冬日的雪，想到冬日暖暖的棉被。池塘岸边，走来一些女人，敲石浣衣，于是，寒砧声声……

“芦花瑟瑟秋水寒”，芦花白了的时候，秋水就愈加寒了。过不了多久，秋水也许就会结出一层薄薄的冰，把芦花冻在池塘岸边。

不过，芦花依旧在摇曳。仿佛，在喟然叹息：“秋已尽，秋已尽……”

打嗝

□冯天军

早饭后，突然打嗝，采取憋气、喝水、喝醋等小方法都无济于事。第一节是我的语文课，如此带着“伴奏”上课，学生怎么看，课堂如何静，脸往哪儿搁？

惶惶然上课时间已到，打嗝仍然不止，只好硬着头皮走进教室。“这节课我们学习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。”话刚说完，接着就是伴奏的“嗝”音，学生一愣，继而隔音连连，不少同学窃窃低笑，还有的学生眼睛直视着我，仿佛想从我的身上发现什么秘密。我只好向同学们解释，早饭时，不知怎么得罪了“膈肌”，出现了“呃逆”，望同学们排除干扰，上好本节课。

我的脸色绯红……

讲课仍在进行中，那自制的“标点符号”一如既往。我让学生找出文中最能表现杜甫生活艰苦的诗句。经过大家的交流，学生找到“布衾多年冷似铁，娇儿恶卧踏里裂”和“床头屋漏无干处”的句子。我又让学生翻译这几句诗，这时班里一个平日调皮且不爱学习的学生李伟仿佛有了神助，紧蹙眉头，认真翻译之后，质疑说：“老师，书上注释：‘恶卧：睡相不好’，我觉得不准确。睡相不好，把棉被蹬坏了，跟生活艰苦没有必然联系。”这个学生的质疑如当头棒喝，让我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，我也觉得学生说得有道理，可是多年来书本上就原原本本地这样解释着。因为一时难以答复学生，只好存疑。课堂上突然而至的窘境，让我那该死的“嗝”音没有了，我瞬间的尴尬又变为庆幸，多亏学生的质疑，帮我冲出“呃逆”的包围。

接下来的课很顺利，我成了一个正常人。

课下，我查找资料，准备答复学生的质疑。“恶”有两个读音：“è”和“wù”，读第二个音时有“讨厌”的意思。显然第二个意思用在这里最合适，因为晚上要睡冷似铁的被窝，小孩才讨厌睡觉，睡不安稳自然就蹬被子了。被子老被蹬，不破才怪呢！由此，表现杜甫生活的艰苦才顺理成章。

我开始佩服这个学生敢于质疑教材的精神和勇气了。

放学后，我把他叫到办公室，把课堂上存疑的问题，向他作了解释，并肯定赞扬了他质疑、好学的上进精神。

他却嗫嚅着说，看到您课堂上打嗝的难受劲，我突然想起了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小偏方，通过转移注意力就能解决。于是，我苦思冥想提出了这个问题……

这是一个懂得思考、善解人意的学生。